博采旁蒐　高屋建瓴

——《卫拉特蒙古史入门》读后

袁森坡

青海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了《中国民族史入门》丛书，第一批书目包括了青海和甘肃的民族史、满族史、渤海史、吐谷浑史、卫拉特蒙占史等六种。笔者虽然是一位民族史研究的爱好者，但由于僻处外省，信息不灵，却一本也没购到。正感遗憾之时，忽得马大正、蔡家艺所著之《卫拉特蒙古史入门》，乃展卷默读了两遍，因其字数不多（14万字），却议论精当，包罗宏丰，深感其是一本袖珍式的好书。

卫拉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，元代称斡亦剌惕，明代称瓦剌，清代称卫拉特，又称之为厄鲁特、额鲁特、漠西蒙古、西蒙古。斡亦剌惕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，最早见于我国的史籍《元朝秘史》，时间为金泰和元年（1201），此后的570年间（1201—1771），即历经元、明两代，直至清代中叶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、被编为盟旗为止，卫拉特人内部的分化、组合、动荡、迁徙、统一、分裂，波浪起伏，变动极大，未入门者学习这段历史，面对一大堆层出不穷的、陌生的人名、号名、部名、族名、官名、地名、同名异译、同事异载、异文异载，常慨叹史料分散，难以分辨，往往有扑朔迷离、如坠五里云雾之感。现在，马大正、蔡家艺两位卫拉特史专家写出了《卫拉特蒙古史入门》一书，恰如学术向导，可以引导卫拉特史的爱好者绕过暗礁，排除歧路，沿着正确的轨迹，进入卫拉特史的殿堂。是书有下列特点：

一、在第一编《历史概述）中，作者简略地回顾了元明时期卫拉特蒙古的概况，重点叙述了17—18世纪中叶卫拉特蒙古的兴盛与危机，介绍了其社会经济与文化习俗，展示了清中叶以后在国内、外的分布情况。作者指出，卫拉特蒙古中的准噶尔曾统治天山南北，和硕特曾据有青藏高原，土尔扈特曾远迁到伏尔加河流域，其兴盛与危机均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。作者剖析了这三大部各自的特殊性，并实事求是地作出了合乎科学的结论，要言不烦，有分寸感。读者阅后，对卫拉特人的变迁、战争、兴衰、贡献、经济、文化、现状都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，脉络清晰，条理井然，演变发展，历历如绘，初学者读后不会再茫无头绪，史学研究者温故知新，也有所裨益。

应当指出，卫拉特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800年，活动的地域遍及天山南北、大漠周围、青藏高原、中亚、伏尔加河流域，作者之所以能高屋建瓴、提挈成章，是因为作者已潜心研究了20余年。作者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北京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面壁枯坐，攻读了大批汉、满、蒙、维、藏文资料，阅读了能找到的英、俄、日、德、法文原著或译文，又曾长途跋涉，多次赴河北塞外、内蒙古、甘肃、青海、新疆实地考察，以口碑、历史文物来验证和核对史料，在多次学术会议上，作者又曾与国内外的专家们进行学术交流、

相互切磋，博采众家之长，从而写出了一系列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。所以作者第一编的论述，既包含了他们自己心血的结晶，也汲取了前辈和当代中外学者的科研成果，因而所描绘的史实恰如成竹在胸，款款道来，没有错误。初学者遵照《入门》勾勒的轮廓去探寻史实，就能少走弯路。

其次，《入门》在第二编中，提供了全面的史料概况介绍，使初学者有所遵循。作者根据他们长期研究工作的体会，深知研究工作的基础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，但是，卫拉特的史料有两个不利于读者的情况：一是直接记述卫拉特人历史活动的资料太少，二是资料分散。我国汉、满、蒙、托忒、藏、维等文种中，俄、波斯、法、德、意大利等外文中，都有卫拉特的史料，然而，包括我国元、明、清三代卷帙浩繁、汗牛充栋的官方文献、文书、私人著述在内，其中许多记载都是鳞鳞爪爪，读者们虽有沙里淘金、采花酿蜜的恒心与毅力，也难免事倍功半，空老岁月。《入门》充分估计到了初学者的艰辛，对古今中外各类基本的、主要的史料都作了全面的介绍，包括作者、简历、时代、各种版本、卷数、内容、史料价值等各个方面。初学者由浅入深、由近及远、分清主次，勤奋钻研，自可触类旁通，提高效率，避免了学海茫茫、求师难觅之苦。

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，在卫拉特史料中，难免有长短参差、此有彼无、互相牴牾之处，所以《入门》非常必要地指出了读史时要鉴别真伪，以防止偏信一书。如《入门》肯定了《明史》的成就，随即指出：“由于它是官修正史，人多手杂，彼去此来，互不接头，因而张冠李戴，舛讹之处也时有所见”。要求初学者对照黄云眉著《明史考证》一书阅读。又如研究清代察哈尔人的西迁新疆，戍守伊犁，祁韵士《西陲要略》、松筠《新疆识略》、《清朝文献通考·兵十三》记载的时间、次数均不一致，《入门》正确地指出，应以《清高宗实录》的记载为准：共为三次，时间分别是乾隆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年。又和魏源《圣武记》一书在清代史林中享有盛名，《入门》认为：“是书取材丰富，材料来源有经书、正史、实录、方略和地方志，故叙述一般都比较具体。……但也应该指出，因它的史料来源，并非完全取材第一手资料，加上作者往往过于臆断，故其错讹地方也不乏见”。——总之，第二编《史料简介》的篇幅虽然仅70页，但内容实属提要勾玄，高度浓缩，反映了作者对古今中外的卫拉特史料都曾博采旁蒐，详加研究，下过极为扎实，细致的功夫。

其三，在第三编《研究综述》中，作者将本世纪以来国内卫拉特史研究的发展进程，分为三个阶段：1949年以前为研究的沉寂期；1949——1976年为研究发展的准备期，1977年迄今为研究的发展期。三个时期的不同在于：在沉寂期，“有关卫拉特蒙古历史的研究只是在研究清史、西北边疆史、中俄关系史的专题著述中有所涉及”，可见的论文还有70篇，“这些研究成果又是中国史学家运用近代资产阶级治史方法，研究卫拉特蒙古历史的开端”。研究发展的准备期有著作一种，论文8篇，这一阶段的研究仍是依附于其他学科，“最大的不同是研究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，并用之于史学研究之中。”在研究的发展期，自1977—1987年的10年间，有关卫拉特蒙古史的论文、资料、译文、综述等，约400篇。内容涉及到卫拉特蒙古史的八个方面：（一）先世史，（二）族源、分布、系谱；（三）经济、社会、宗教；（四）卫拉特四部各自与清政府，与藏族及维吾尔族的关系；（五）与俄国的关系；（六）卫拉特四部著名的历史人物；（七）地方史中的卫拉特蒙古研究；（八）有关卫拉特蒙古的学术专著。《入门）对400篇中有代表性的著作的作者，主要论点发表期

刊均纳入八个方面，一一作不介绍。作者本着“百家争鸣”的原则，在介绍时实事求是，力求客观，不偏执一见，如对研究有关噶尔丹·博硕克图汗论文的介绍即是如此。作者对400篇已发表的文章逐一研究，劳动量无疑是十分繁重的，但为读者提供了研究信息，可资参考的成果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重复劳动，节约了宝贵的时间。

《入门》还指出，近200年来，国外学者有众多的关于卫拉特蒙古的专著与论文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如《准噶尔史略》的附录四“参考书目”中列有以俄文、英文、德文、日文发表的书目和论文100种；苏联学者兹拉特金《准噶尔汗国史》和苏联科学院等集体编著《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》两书的导论中，所介绍书目则有数百种之多。为了有利于读者的学习，《入门》对苏联、西欧与北美、日本研究卫拉特史的状况，主要学者的突出成就，代表性的著作都作了精当的分析，可以打开读者的视野，在比较中予以借鉴。在治学方面，《入门》指出日本学者有两个突出的特点：一是通晓多种语言，包括几门外文、一门或几门中国民族文字；二是选题少有泛泛重复，注意填补研究空白。日本学者业精于勤的钻研精神，对于广大史学爱好者也当有所启迪。

入门是为了探索，学习是为了研究。读者在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，如何选择新课题，开拓新领域，是一项难度较大的抉择，它要求研究者对学术界的动态、进展、已有的成就都了然于心，然后才能选择方向，集中精力，进行突破。令人欣喜的是，《入门》一书为广大读者指出了应当深入研究的两大方面：（一）加强对汉、满、蒙、藏、托忒蒙古文字的发掘、收集、整理，编译工作，加强对外文，特别是俄国档案的翻译。（二）开拓新的领域，包括六点：1、对16世纪以来卫拉特蒙古社会的各方面（如经济活动、社会制度、阶级结构、法制思想、宗教生活）进行专题的或综合的研究；2、进一步研究卫拉特蒙古在统一进程中的历史地位；3、深入研究卫拉特蒙古与蒙古诸部，与汉、满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柯尔克孜族的关系；4、研究卫拉特与俄国的对抗与交往、战争与和平诸方面的关系；5、研究卫拉特近现代的历史；6、对卫拉特进行历史、语言、考古、艺术、民族等学科相配合的综合研究。《入门》自谦：这只是深入开展研究的“管见”；实际上，这是入门者进行学习和探索的指南，也是作者对青年读者坦诚的奉献，反映了他们期待着后来居上，新葩竞放的良好愿望和迫切心情。